

船山遺書

冊三

春秋家說卷三

衡陽王夫之譏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偪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偕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鄆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二喪也晉專鄭于己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于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爲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己威不喪也鄭無深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釁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爲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

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蹟故易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攘臂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遽黃其屋而冕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咎征伐之爲竊資猶賢于其咎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盟溴梁之會大夫庚盟宋之會大夫尸盟大夫盟而齊遂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爲盜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年而

後親將以出轡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胥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于相從之民上偪其主而後會盟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咎征伐之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勤卽可以勿勤之道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怵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竊者發其篋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容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爲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頻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頻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患天下自蔑周始蔑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之實無寧收之于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固

有時而生乎實楚無寧收之于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彊自處以伯不絕于周之侯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晉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欽逮乎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雞澤之盟而單子復泄是何用周之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僅得鄭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拔吳以怙之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暴于楚暴于鄭然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靈景之世晉爲楚紂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彊不自處于伯而不得厲始用周悼踵用周而周竭周

竭而晉恃以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畢族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通旅之敵晉償而周亡久矣晉悼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之事張皇紛紜喧騰勞疲情形具于策望而知晉之且替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畜德者鄰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鄰以謀建者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功之詘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蒲以後十三年矣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殛楚紂于吳嬰齊恚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嗚呼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喜失據奉王臣合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師必及于滎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殛嬰齊不保壬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釁之不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能弗以偷受之

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閱其弱以憐焉重可閱而不可恃也閱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爲之動晉文之于衛請盟不許不恤褊心之譏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敷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羸者相與爲偷以待壬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卽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鷄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日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卽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之徒者恃我以爲心未聞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之業衰于悼喪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己未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庸主具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

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謂事大之卽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秉

乘大機任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小人微可乘
閒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蒲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
迎吳而吳不赴蕞爾之鄆介魯以通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鄆之
無忌也鄆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莒之西徼也鄆南得吳北得魯以邀功于晉鄆
乃無莒鄆南得吳西邀事于晉滅于莒而不亡

滅鄆而鄆復見猶陳蔡之滅于楚而又復也公穀說不足信

鄆乃無

魯無莒無魯鄆不復有畏戚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于莒不三十年而竝入于

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嫉于人而居之己盈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

弗畏而以正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鄆之通吳通非所通以肇中原之亂者哉小

宛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

與叔豹齒戚之會與吳人齒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縕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
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
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

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激也謂莒人以其子爲鄆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喜怒感而爲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鄆也鄆之宗祀未殄鄆之社稷未屋鄆之公族未降于編氓鄆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勾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鄆君實自亡而後莒私行焉寘鄆以亡國之善詞是賈充之不宜得惡諡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莒人之滅鄆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麋之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戕也平情篤性以觀于聖人之言易知者或尙莫之測也激喜而津津激怒而悻悻激易簡以成乎險阻奚當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非申不害之燔道衛嗣

君曹叡唐宣宗之蠹治此而已矣小知詹詹大知閒閒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
毛之善鄙師鄧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徼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
鄙鄧郵徼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
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善
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吝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
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
元德隱而巨慙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于得弑
而逸弑君之辜將有君而賢人戕人弑而弗治乎攷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卽
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挫于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采弑
君之惡固不可逸采之于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辜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
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繼或怵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曲以
爲名細以爲法取新于耳目以疑天下之適從非夫敢于賊道者無尙此也故曰
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脅鄭乎以晉

人之詞爲詞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卒鄭爲晉討蔡而受會于邢邱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弑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卽毒不待其多殺也行于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巴菽之劫也姑弗使大飲而日咀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盡豈不愚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熊通羣旅之爲君穀於菟叔敖之爲相故亦貿貿往還于鄭而相報爾乃其浹三年之內四興向鄭之師旦飲至而夕發軔車敝馬羸兵疲將情勞天下以寒諸侯之心而徒忌與楚一戰三軍之衆十有二國之君卿其以資晉人翱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奚啻不足以霸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憊也化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翱翔而避堅敵也然且曰憊則晉悼苟營之免于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于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削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于四年之中僅以得

歌鐘女樂之餉是嬰兒之控首呼天而以易一餌也君道長臣奔命兵死于馳驅
眈死于轉饟鄭之邊鄙死于侵掠者不知凡幾矣而徒畏一日原野之暴骨是盜
蹠日舖人肝而分以飼餓夫于道也仁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合
諸侯而卽以召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于中原令不能復行于列國甚哉悼之
以小知而墮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已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畱殺以
滋殺也蕭魚之會弗獲已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屑春秋疊序
其興師之勤繪其黷也鄭人請成而不列于會明乎非召陵袁婁之績也雖有樂
黷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爲晉悼釋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于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于
皋鼬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畢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于蔡無得于楚蕭
散無終而以盟畢之信爲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爲未畢邪夫晉牽
帥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祇以收薄賂于鄭而僅服之其以是爲可畢
事也與將欲畢之入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于以收十二國三年

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徒勤由其蕭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晉人之不揣以爭鄭自困于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立威于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于楚則固不能于鄭矣不能于楚僅能于鄭是終無以有能于楚也不能于楚僅能于鄭而其能于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授諸侯于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概如此矣譽之者乃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牽帥天下之君師疲敝于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畝再畝姑弗獲已而收功于纖芥之賄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皋鼬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爲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

小人之心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爲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之重之以疑益之以忤競之以遽還相爲遽而禍極于不已莒于魯故未有郤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于一且兩相爲遽而

惟恐不力是何其相忤之深邪台費之旁邑也鄆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夫魯之亟城費與防也其非爲齊莒設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臧欲要魯而防城斯亦何與于齊莒而遽爲齊莒憂雖然其啟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奪國也新而居勢也不厚爲之利以陷其君爲之名以蠱其民必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亢齊國家之利二氏其爲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審于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紇之不自靖而費防之築不足爲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忤疑不慮忤不懲憤于一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于魯兵連禍結君俘國圍咸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實而不以忤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憂事猝驚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矣夫小人之名爲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爲弗攻也固將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佚君子之鑒是以情窮于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惡宿與紇也一讎其姦莒爲之殘齊爲之毀晉爲之斂怨于

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況魯襄之童昏受掣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爲瘡猝然顛越以成乎亂然後小人之求益讎而得益堅魯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凋費防耦國與小人爲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

開大功者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爲己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蹟或豔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于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鄆陵之戰楚何爲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爲見伐而不報無鍾離之約吳豈聽蕞爾鄆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有求而亦得欒荀士句因之是以執政于晉而爲諸侯雄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書偃幣勾之區區亦豈慮天下而勤之邪業已推刃厲公而墮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揜而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席厲之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爲己績則薄收遂已而無過望于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賄旋師薄收之吳而退吳于向薄收之秦而械林遽返舍三方以無成天下之去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祗藉手以爲

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刃以得國者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欒荀士氏之終以得晉而赤其族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也王之法也春秋于蕭魚不序鄭服之績于會向伐秦目士句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揜矣悼公沒荀偃死吳自競于南秦自競于西楚分諸侯于晉欒氏先亡荀范勢夷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于晉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獎伯斬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興諸侯相攻而無已王以是而益如贅民以是而益如焚民既病而偷相仇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一則若存若亡髣髴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枵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徒以替王邪故諸侯之復自相攻于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治天下晉悼之季年迤于平公之世齊莒邾攻魯

魯攻邾宋攻陳衛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未興之日爲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非伯之詞也後乎溴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齒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興伯不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哉

惟固有德則乘于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乘于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乘也德不可乘也道用天之自秩因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麗乎道則恆爲乘道者之所詘矣故曲直老壯壹因乎道晉爲溴梁之會命諸侯曰歸侵地抑齊之彊扶魯之弱弭邾莒之亂德人之言也直于齊壯于齊齊誼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于齊之秉凶以爲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兵五出執邾莒而邾莒不順圍齊而終不能修袁婁之已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由而得失之故顯矣齊靈之悖德悖也德悖于人而道不圯于中國也會于溴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君將者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